



● 作者/Kevin Rudd ● 譯者/章昌文 ● 審者/林政龍

習近平的世界觀

How Xi Jinping Views the World

取材/2018年5月10日美國外交事務網站專文(*Foreign Affairs*, May 10/2018)

澳大利亞前總理陸克文將習近平世界觀及中共的行為歸納為七大利益的同心圓，從最內圈共黨的中心性開始，一直延伸到最外圈中共與現行國際秩序的未來等，都有深入的見解。鑑此，世界各國要如何與這樣充滿自信的中共打交道，殊值深思。

澳大利亞前總理陸克文是知名的「中國通」，本文為其至西點軍校的演說稿。(Source: CeBIT Australia)





自中共主席習近平就任五年來，有許多論述提及他異於尋常的政權鞏固力，但對國際社會來說，同樣重要的問題是要思考習近平是如何看待世界——那意味著中共將要如何去實現它，由於中共政治體系總是難以捉摸，因此這將不易有真正明確的答案，但其實現之行為模式已清楚浮現在眼前。

習近平的世界觀更加強調共黨的中心性，其凌駕國家專業組織之上，以及共黨意識形態勝過政策實用主義。它是一種中共民族主義，其混合著經濟成就、政治懷舊與民族悲情，以及摻雜著新一代的政治自信文化，展現出與鄧小平「韜光養晦、等待時機、決不當頭」截然不同的治國理念。

運用一套七大利益的同心圓，即可更清楚地瞭解中共這項新作法，從最內圈共黨的中心性開始，向外延伸到第二圈的國家統一；第三圈維持經濟增長與對環境通盤考量的重要性；第四圈維持十四個接壤鄰國的友好控管；第五圈投射區域海上兵力；第六圈運用經濟力影響周邊國家；第七圈則是

屬於緩慢改變的部分(但還很難確定是否如此)，意即戰後所講求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是否將隨著時間的變化而成為一套更符合中共利益的體制。然此一大戰略在習近平大力推行之下，能否獲得全數或部分成功，迄今仍是未知數。

黨國關係

首要且最直接的同心圓，就是共黨本身及凌駕一切利益的執政掌控。過去四十年來，大部分西方國家至少曾有過一個心照不宣的假設，就是中共會慢慢擁抱全球自由資本主義的體制。而做出這種假設後，許多學者卻忽略了1990年代末期一場在共黨內部進行的討論，而那場討論的結論早在本世紀第一個十年一開始就已出現，意即中共確定不會再有體制上的變革，並將繼續成為一黨專政的國家。除了確保共黨的長期生存之外，領導階層亦深信，欠缺黨重權在握的集權式領導，中共將永遠不可能成為一個全球強國。儘管這些內部爭辯早在習掌權前十年就已得出結論，但卻是由習近平來促成此一過

程，使中共轉變為以黨為執政核心的國家資本主義社會。

習近平毫無內疚地主張黨的權力、威望與特權須凌駕於國家的行政組織之上。早在數十

西藏被中共視為與印度發展戰略關係的核心因素。(Source: Flickr)



年之前，黨的功能曾一度限縮且被嚴格限定成僅扮演意識形態的角色，但情況現已不復如此。習近平明白如果繼續將黨從與國家真正決策發展過程中密切相關的機構中去除掉，終將導致其權力逐漸褪蝕。因此習近平果斷介入，意圖扭轉此

一趨勢。

在習近平治理下，中共的領導階層也愈來愈強調黨的政治意識形態超越政策上的務實，習近平與中央領導階層的其他人知道，一旦中國大陸人均收入跨過一定的門檻，政治自由化的要求必





將無可避免的四處浮現。中共對此兩難困境的回應，就是進一步重申馬列主義的意識形態並把共黨與國家形象融合在一起，加大宣傳活動的力度。習近平相信自己可擊敗美國政治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歷史觀，其主張西方式的自由主義民主將會是人類政府最終的形式。因為其治理目標主要是以政府內部監控的全新技术(包括工作人數超出共軍內部安全機構的社會信用評等和臉部辨識系統部門)來強化公民良好行為，而許多中國大陸人相信習近平將會成功。

就習近平與中共領導階層的核心利益而言，第二層同心圓是國家統一，北京對此目標依舊念茲在茲，因為一方面是國家安全問題，另一方面則事涉長遠的政治正當性。

在北京看來，西藏、新疆、內蒙古與臺灣都代表一系列核心安全利益，其中每一個問題本身都代表著一個內外在的安全因素。中共認為西藏是其與印度發展戰略關係的一個核心因素。印度長期提供達賴喇嘛(Dalai Lama)多達半個多世紀的政治庇護。新疆被中共視為通往敵意日增的伊斯蘭世界門戶，更因為中國大陸內地滋長的伊斯蘭分離主義運動而加深其顧慮。雖然早在數十年前中共就與俄羅斯搞定共同的邊境問題，但是內蒙古卻仍扮演著「中」俄之間持續戰略焦慮的源頭，包括俄羅斯憂心中共的修正主義長久以來企圖改變1989年邊界協議的現狀。

臺灣長期以來被視為等同美國在太平洋上的一艘巨型航空母艦。在中共戰略思維來看，臺灣問題在中共的民族願望之中，不僅是阻擋中共建立一道更能掌控且更安全海防前線的巨大阻隔

機制，更是阻擋國家統一的障礙。因此對美國近期通過《臺灣旅行法》(Taiwan Travel Act)及授權恢復美臺官方對口單位的接觸層級，更使中共有如芒刺在背，當然除了黨本身的安全外，這些內在安全挑戰將一直會是中共的核心安全挑戰。

此系列同心圓中的第三圈，是中共的經濟發展及環境永續的戰略存根。就政策而言，中共經濟改革第一階段的特點，是與輕工業相關的小規模、地方家族企業；用於出口的低薪、勞力密集型製造業；政府高層投資的公共基礎建設，包括電信、寬頻、公路、鐵路、港口，以及發電、輸電與配電。2013年初期，習近平推出中共經濟改革計畫第二階段的藍圖，其特點在於將新的重點置於國內消費市場而非出口，作為未來經濟成長的主要導向；中共以減少國營企業整體市占率為代價來扶植私營部門發展；在關鍵新科技領域(包括生物科技、資訊科技與人工智慧)須大幅超越西方，且這一切全都要在環境永續(尤其是須考量空氣污染和氣候變遷)的新架構下推展。

五年過去了，中共在投資、貿易、財政、國營企業與土地改革上幾乎無多大的進展，而在財政政策、競爭及勞工改革上甚至出現退步情形。經濟上懸而未決的問題在於，習近平在權力進一步鞏固之後，能否運用必要的政治資本以投注到這些全新的、不可或缺，以及反對與保守勢力均龐大的極敏感改革領域。其他亦令習近平憂心的跡象，則是黨書記在私營企業內的角色目前似乎已經得到強化，至於國家應否在中國大陸最成功的私營企業內取得股權，亦有公開的辯論。隨著反貪腐和其他依循不合常規的活動過後，我們也看

到一些中國大陸知名的私營企業身陷真正的政治困局當中，北京近期控制了安邦保險集團，在集團主席遭到拘押、起訴與定罪後，北京政府暫時取得掌控該公司資產權，而進一步惡化上述所有問題是持續缺少真正獨立的商業法庭和仲裁機制。

不過，北京在創新政策上已有真正的進展，國家指導的大量研究與發展已開花結果。在環境改善上，過去兩年之間包含各主要大城市的空氣污染程度都已大幅下降，這是一項特別重要的成就。因為中共在最初三十五年間快速發展所帶來的災難，就曾造成環境大規模的毀滅。當然，環境不只是中國大陸內部人民關切事項，中國大陸排放的溫室氣體數量也跟未來全球氣候安全與地球息息相關。中共當時及逐漸浮現的世界觀架構內，強勢經濟與乾淨環境都代表共黨將來執政合法性的核心決定因素。

區域利益

在這系列擴大同心圓的第四圈內，是從內部顧慮延伸到有

關中共自認的勢力範圍。這關係到中共周邊的十四個鄰國。歷史上，中國國家安全的威脅都是通過這些鄰國，進而導致外國連續入侵而來的。中共希望透過政治與經濟外交手段，確保與這些國家建立積極、包容與儘可能順從的個別關係。

但除此之外，北京還對整個陸地周邊國家採用更深層次的交往戰略。中共從東北亞經中亞到東南亞廣闊陸地側翼的政治、經濟和軍事外交中，無不體現了這一點，亦可從上海合作組織與特別是野心勃勃的「一帶一路」基礎設施計畫中反映出此戰略意圖。

這些計畫背後都有明確的戰略要件：鞏固中共與鄰國的關係。整體來說，就是要提高中共在整個歐亞大陸的戰略地位，以利鞏固中國大陸的周邊地區。

中共戰略利益的第五個同心圓是其周邊海域，習近平與中央領導階層認為中國大陸周邊海域是一個充滿敵意的所在地。中共認為其在東海與南海的領土主權宣示受到威脅，現在還常將這些稱為「核心國家

利益」，將之與臺灣列在相同類別中。中共還認為這整個地區全體國家在戰略上聯合起來對付中國大陸——從南韓、日本、臺灣到菲律賓，再到澳大利亞一整圈都是美國的盟友，遑論美國印太司令部在整個地區部署的大量美軍資產。

中共的海上戰略意在分化被認為是冷戰遺物的美國安全同盟體系，同時強化其海空軍之戰力。在習近平治理下，中共的軍事組織、準則和兵力結構已有極大變化，中共的海空軍戰力現已可延伸到南海的人造島嶼，也快速發展出陸基飛彈部隊，可以同時應付臺灣與西太平洋上廣大的美海軍作戰行動。中共整體的政治與軍事戰略意圖很明顯：就是引起許多人心中十足的疑慮，當未來第一島鏈發生武裝衝突時，美國政府是否有能力擊敗共軍。當然這也包括讓美國自己質疑是否有能力保護臺灣。

中共在東亞和西太平洋地區的戰略也有較溫和的一面，倚靠的是貿易、投資、資金流和開發援助的經濟往來。現在無論是實際面還是思想面，在廣



闊的東亞地區內，中共已成為一個比美國更為重要的經貿夥伴。

北京與更廣闊的世界

最後兩個同心圓是關於中共本身在廣闊的國際舞臺上之未來角色。第六個同心圓是關於中共與開發中世界關係的戰略優先順序，其中的歷史淵源可回溯到冷戰期間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總理在不結盟運動中的角色。現在中共把這個戰略應用在非洲，但也可在孟加拉、巴基斯坦和斯里蘭卡這類國家中見其身影。

在非洲大陸，中共已鋪設了大片的新興基礎設施。中共也在拉丁美洲和亞洲各地進行大規模的貿易與投資。不過，中共的這些計畫都在當地引發不少爭議。但中共戰略難得之處，是堅持及與時推移的應變和調適能力。西方學者目前針對中共在開發中世界的投資計畫進行了多樣的實地研究，有些並不順遂，像是在尚比亞，某些中國大陸公司的行為引發了當地的政治爭議，並導致當地政府的更迭。但隨著時間過去，其他國家經證實也真的有了改善，像在衣索比亞，中國大陸企業就為

當地勞工增加就業機會，提高了薪資水準，並投資當地社區。

引人矚目的是，中共在整個開發中經濟體當中有獲得多少正面回應，因此當中共在尋求當地意見支持其利益時，無論是在聯合國，還是遍布全球各地錯綜複雜的多邊組織中，中共拉攏政治與外交支持的手段均是前所未見的。

中共核心利益最外層的第七個同心圓，所關注的是中共與現行國際秩序的未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在兩個支柱上建立了此一秩序：第一，這一系列本質上是自由主義的國際制度，包括聯合國、布列敦森林(Bretton Woods)貨幣體系、關稅暨貿易總協定(即後來的世界貿易組織)，以及1948年的世界人權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第二、擁有並傾向運用政治、經濟與軍事力量，以捍衛美國所創造的秩序。從那時起，美國就設法透過其全球同盟網絡——諸如歐洲的

時至今日，美國依舊是主導世界的超級強國，但現在它卻發覺正身處一個巨大變革與挑戰的時刻。

(Source: DoD/Chad J. McNeeley)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和整個東亞的雙邊安全夥伴——來捍衛此一體系。時至今日，美國依舊是主導的超級強國，但現在，它卻發覺身處在一個巨大變革和挑戰的時刻。

美國打造的自由主義秩序雖然根基深厚，但目前也遭受內外交迫的威脅，一方面是許多西方國家公民對自己的民主政府感到失望，另一方面，中共大肆宣傳自己的「威權資本主義」，並對成為美國模式的替代方案而感到自豪。中共也正處在取代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經濟體的關口上，且很快將有能力挑戰美國區域(但非全球)軍事主導地位。中共也在創造其自身的新多邊機構，像是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並持續在整個歐亞擴張其經濟與戰略的影響範圍。習近平就清楚表示，他不認為中共的角色只是在仿效目前由美國主導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而已。

中共一再表示，目前秩序是由西方國家所創，且大體上正好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主要贏家的殖民勢力，但其在將來國際規則的體系中所將推動何種特殊的變革，迄今並無定論。中共企望的是一個將來更適合其自身國家利益和價值觀的秩序。例如，這將可能影響目前植基於三部國際條約和日內瓦人權理事會(Human Rights Council)的國際人權秩序，其中公認的標準政治架構主要就是以自由民主政治的規範為基礎。

還有一件事也會影響到包括世界貿易組織在內的未來國際經濟秩序，尤其是中共接下來與美國所展開的貿易戰，而最不樂見的就是一旦美國不依循世界貿易組織規範，並單方面以自身好惡來解決爭端。至於未來的國際安全秩序，筆者察覺

目前因為國際間各國愈來愈受到將來美國及中共國內政治結構的影響，而陷入一個完全不確定的領域中。美國仍想與過去一樣充當世界警察的角色嗎？而中共是否有興趣填補此一角色呢？筆者認為迄今為止的證據顯示北京並無意願這麼做。

中共外交政策前景

中共在習近平領導下，這些整體趨勢線變得愈發明顯，從諸多層面觀察，它們是中共開始實現其可回溯至清末的一百年來企求獲得國家財富與權力的直接結果。回到當年，能激勵中國採取行動的國家利益，只不過是為了保持領土完整和政治主權，來對抗外國進犯與侵略的浪潮，那個時代的階段任務早已達成了。然而，從其悠久傳承的現成史書中，中共無可借鑒如何運用其新取得的財富與權力，來導引中共在整個世界的行為。習近平的世界觀已開始對此給予一些明確指引。中共才剛進入1949年後國際現實的第三時期：從毛澤東的國家政治革命、鄧小平的經濟現代化，到習近平的中共在世界崛起之願景。中共在習近平領導下無意成為一個保持現狀的大國，對世界其他國家來說，目前要如何與此一對未來充滿自信的新中共打交道，這才是問題癥結所在。

作者簡介

Kevin Rudd係前澳大利亞總理，亦為美國智庫亞洲協會政策研究院(Asia Society Policy Institute)主席，本文節錄自其於2018年3月在美國西點軍校的演說稿。

Copyright © 2018, *Foreign Affairs*. Distributed by McClatchy-Tribune Information Services.